丁文誠公奏稿

丁文誠公奏稿

卷之二十六目錄

因病仍懇開缺摺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甘餉等款無可籌畫懇請改撥摺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海防捐輸撥還借支霆軍款項摺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請嘉獎廓番堅其內嚮片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擬定乍了貢品人數摺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籌備邊防摺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力疾銷假任事摺光緒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川省撥款過多請飭部酌覈摺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籌解電綫經費片光緒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叩謝天恩遺摺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因病請假調理摺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為 微臣 舊疾舉發精力難支仰懇
天恩賞假四十日以資調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前在貴州湖南山東各省軍營帶勇十七八年為時既久積受寒溼甚重年來每遇舉發祗以年力尚强服藥旋愈不以為意自光緒九年二月病勢大作遍身筋骨疼痛卧不能起者四十餘日當蒙
賞假兩月調理在案嗣經多方醫治服利溼建脾之劑兼補氣血雖漸就痊愈奈標病雖去元氣實已大虧後經勉力支持四肢總覺委頓動須人扶當以時事多艱仍復竭力撐拄詎本年八月初入闈辦理科場於十九日辰起頓

覺手足發冷繼以麻木運動維艱舌本亦形蹇澀語言稍
多即難轉運頭目又昏暈異常幾不自持再四思維惟有
仰懇
天恩俯准
賞假四十日俾得延醫調治一俟病勢稍愈即當趕緊銷
假以圖報効決不敢自安逸至 臣 請假期內所有署中日
行公事暫委藩司代折代行緊要事件仍由 臣 力疾自行
辦理現在場事已畢毫無貽誤 臣 即於二十日出闈趕爲
延醫診治以冀速痊合併陳明所有 奴才 因病請假緣由
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查覆川省礦務情形摺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奏爲遵

旨查明川省礦務開辦情形未見確有把握謹據實覆陳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八

日奉

上諭現在籌辦海防善後所有鼓鑄製造事宜銅鐵兩項

需用甚殷疊經諭岑毓英等開辦礦務事在必行茲據維

慶奏四川雲南宜及時開辦銅廠臚陳九利暨川省擴充

局務兼開鐵廠請飭分別籌辦各摺片尚多可採丁寶楨

平日辦事認眞卽著責成該督會同岑毓英張凱嵩按照

該將軍所陳各節並體察各該處地方情形先行籌款實
力舉辦覈計確需經費若干即行奏明由戶部籌撥的款
應用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欽此仰見
聖主裕國阜財厚生利用臣跪誦再三莫名欽佩伏查川
省向稱出產五金然皆僅有空名究未得覩實效惟甯遠
府屬烏坡迤北金馬等銅廠開採多年在盛時亦難與滇
產相埒近日具報硐老山空銅觔產薄每年以供省局鼓
鑄尚多缺額鐵廠則樂山瀘州所產較多考其形質亦多
不堅緻皆本地民人用作器具之物在機器局中製造槍
礮亦祇得將就需用此外從未經人開辦虛實有無均不

敢豫必且向所謂五金並產者查其地盡屬夷疆該夷等總以爲山靈所在地脈攸關爲一方之保衛一聞開廠靡不驚心駭目而夷性至愚最難理諭若稍事勉强勢必聚衆阻攔定滋他事間有一二夷地設法開導許人開挖然未經入手卽索分成並多要挾稍不遂意立滋事端是川中辦廠未曾獲益先防生事且此處人情浮動無業者極多見利羣趨廠務一開不逞之徒句結嘯聚又無富商大賈專心攻採之人卽使招商不過無賴之輩各湊微末貲本冀徼幸於萬一以圖一己之私得利則爭失利則散求其堅持耐久勢必不能至欲遠招他省商人皆怵於此地人心風俗之浮滑多詐聞之輒爲裹足此又川省廠地商

情難以開辦之情形也臣思今日之謀富
國濟用誠莫善於開廠無論金銀銅鐵但使得地均可攻
取臣曾於上年由滇雇募熟習廠事之工師數人來蜀捐
給川資徧於內地及各夷疆行山望氣廣爲覔採歷年餘
之久查看各處山形外面似有礦苗一經切實考較地脈
均不堅結開辦徒糜工本難望成效故數年來極欲舉行
而未果者職此之由嗣於本年覔得天全州所屬大歇山
一處似屬銀礦據言形勢頗厚露有礦苗當卽前往雲南
雇覔礦師並派切實可靠之員弁前往由臣捐備工本試
辦自四月開辦起其初尚覺可觀當將試辦情形附片具
奏在案隨飭盡力攻採詎料愈挖愈深概係峽石不能成

終身成廢辜負
天恩至臣現在未能銷假而辦事輒形恍惚實難力疾從
公祇得仍委藩司照舊代折代行一面籲懇
天恩迅
簡督臣來川任事以重地方感戴
鴻慈實無暨極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所有微臣因病懇請開缺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籌議裁減勇營局費摺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詳籌裁減營勇局費各情形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

二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據侍郞薛允升

奏請飭裁減勇營將中外各旗營加餉訓練一摺等因欽

此欽遵知照前來仰見

朝廷節縻費求實濟之至意臣維時局艱難至今已極中

外臣工各具天良但有一分可以節省財賦裨益實用之

計若再不盡力圖維不惟無以仰對

君父淸夜捫心何以自解第各省地勢今昔旣有不同卽

時事人情亦復各異若不兼籌熟計只圖敷衍塞責設有
變局甚非所以盡職分而體時艱也臣謹再就川省情形
披瀝言之惟
皇太后
皇上詳查焉查四川邊省也情形與腹地省分迥然不同
即以邊省論亦與滇黔閩粤各省迥殊川屬如馬邊雷波
峩邊越嶲等廳全係夷地兼係生番未通王化又緊接邊
外凉山近二千餘里徑路險絕人迹罕通各夷恃爲心腹
動輒生事前經川省督提各臣設法防勦並未敢徑進一
步猶不時挫衂每多損失經我
宣宗成皇帝大加申斥不准妄動乃翻然而止松潘理番

各處界連西甯新疆地方幾四五千里亦盡夷疆其甯遠敘永各府廳在在與滇夷比鄰打箭鑪等處逼近西藏番蠻錯處尤極寥闊是川境之接連夷地者東西南北四面近夷地者十之六七近夷界者十之三四合計總不下一萬數千里之遙他省向無是也至內地匪徒亦因地大物繁處處可為逋逃藪故他省盜匪之多亦絕無如川省者正不獨嘓匪教匪儘可自為風氣茲將欲求攘外安內之法斷難倚萬餘經制之兵顧此遺彼即可為鎮靖撫綏之計前十數年川省養勇至四五萬之多邊腹猶時時告警者職此之故臣於光緒三年莅蜀目擊勇多餉絀勢難為繼因力排眾論裁撤各勇毅然按照東勇口糧支發節省

已屬不貲而心常惴惴不敢稍逸迨頻年加意整飭地方幸賴稍靖亦尙恃有此裁賸營勇東調西防靈便迅速半以靖邊夷半以防內地前數年馬邊之役甯遠之役三岩之役穆坪之役以及上年大邑之警皆得迅速蕆事然雜州各邊夷等處仍隨時蠢動亦皆得此二十數營勇丁到處雕勦幸免糜費重饟是其明驗而 臣猶刻以或有舛漏爲懼總緣地方太闊人類過繁若恃本地舊有之兵縱使成營訓練恐不知又費帑若干此非 臣之敢爲虛言其地勢民情實係如此皆川人所共見者也至川省本不近海疆而現時情勢頗有更重於海疆者英人占據印度已經多年近在西藏肘腋稍一有事卽掣動全川脈絡必在意

計之中　臣前已迭次密陳未敢妄言動聽現在英修鐵路已抵後藏將日逼內地而獨吉嶺修房尤甚似此意欲何爲且俄人近亦窺藏恐將由西甯外草地一路前進以圖窺伺　臣慮之甚早防之甚密會於去年請將介在川藏向未受撫之作了等番部准其內附亦非敢好勤遠略無非欲借番力以助我邊防默計南路機局斷不能二三年無事是以越法起事之後　臣卽深謀遠計於上年會將所留各勇營更番勤操逐日變換練爲洋式訓練拊循冀備一日禦侮之用差省咄嗟招募之需近年幸成勁旅自信足供一戰不至甘心讓人此　臣年來臥薪徵意固非若借練勇爲名自便私圖者比也今若驟裁已練之隊別操經制

之兵臣以此時必言裁勇卽裁去四五營有何不可第恐轉瞬卽將有事又須別圖另募烏合麕湊句串蹀躞如上年越法兩軍之事言戰多時卒無一師一旅慨然出力以作長城可爲殷鑒查此時川省情事臣身在局中曾未敢偶爾漠視方今左藏空虛中外羅掘且仰釋
懿旨加練旗營尤屬根本至計如果省分多屬腹地外患不致閒發則早裁一日之勇卽多裨一分之用况川庫近年困於供億支絀萬分如能裁勇截餉上可副
朝廷久遠之計下亦紓本省籌措之艱臣何憚而不爲者無如統籌時局依違實難臣待罪川疆先後九載若知之甚悉而不據實瀝陳直待地方大害貽誤不可收拾微臣

負罪甚重實無顏自立於人世之間臣現在假中仍力疾與在省將軍提督臣及司道反覆籌商不敢不據實詳陳伏乞
聖明熟審而切計之至川省局務現祇發審籌餉採訪洋務機器鑪金共六局其委派人員亦經臣到任後節次刪減且祇惟機器鑪金兩局作正開銷餘或本無薪水或由本省官吏自爲津貼者多亦無從撙出鉅款合併陳明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恭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西藏通商事多後慮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西藏與英人通商事多後慮不可不慎之於始謹據實敬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曾紀澤信函據稱英國現派使臣馬科蕾來京專議印度西藏通商一事等語藏地通商英人蓄志已久前欲由川入藏游歷卽爲通商地步今該國專派使臣來京商議通商之事必應先事綢繆詳加區畫西藏番衆仗喇嘛爲長城視洋人如深仇若不商議妥協貿然前往必致開釁生事然番族特衆好勝祇有

阻遏之心並無堅拒之力設彼族恃強逞兇藏番無從抵禦後患何可勝言殊於時局大有關繫向來通商之地不至遽啟兵端是經營商務未始不收保護之益況游歷載在條約目前即不遽許通商須先與藏番定議准其游歷俾得暢行無阻但使西藏與洋人耦居無猜將來通商一事庶不至始終膠執著丁寶楨詳細籌度會商色楞額崇綱遴選明幹委員向該番衆將此時一切事理切實開導必使覺悟而後已番衆頭目中當有明白曉事之人所派委員必須通達大體而又熟習藏番情性方能於事有益該督等務當詳慎籌商並將遵辦情形先行迅速覆奏曾紀澤信一件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

此竊查外國人之用心也强很而爲謀也陰鷙每作一事不得其所欲固不止卽偶不遂其所欲亦不止歷來皆然非自今日如英人之欲與西藏通商說者謂彼志在通商是徇與我以自主之權不敢遽言侵奪在我正宜因勢利導不拂其所請則可遏其侵奪之謀而並可以獲通商之益其說固是然臣謂英人之與西藏通商是乃外洋多年故智而用心陰鷙卽露端倪我不可謂彼之不言侵奪第專意通商爲得以自全遂可如其願而卽止也臣蓋見洋人向來立國之初未始不顧名思義決不妄舉輕動其意殆不欲遽受侵奪之惡名也且一言侵奪則必啟戎機而通商必不能成不如與我專言通商則可以陰遂所圖而

不覺迨其繼也以通商之事暗中潛移默化彼固可以陰竊中國之利權積之既深或彼此稍有齟齬將不至於侵奪不已是洋人陽借通商之美名實陰以肆侵奪之祕計設使事機不順彼既得中國之利權即欲占中國之土地勢不至易通商爲侵奪不止彼時我之虛實彼盡知之我之人情彼盡悉之此理之固然不幾全受人以柄乎或者謂我之上海香港等處通商多年何以不聞有侵奪之事其說誠是不知中國之上海香港各處皆全係中國之人勢全非彼族類且久爲該處文物之地深知洋人之用心很而且鷙不過欲貪彼之利雖與通商決不肯遽中其毒苟與之通商而通商外若別有所謀彼亦不甘隱受此中

國人之所可自信者也是洋人之於香港上海各處通商其以通商爲事而不遑言及侵奪者迨明知中國之不受其籠絡不若姑爲通商之計漫與委蛇以徐觀其變此一定之理也然則爲今之計將如何曰通商者今日外洋之美名我若於此時直拒其通商則彼有可藉之詞似不能不姑從其請以杜其嘵舌但西藏之能否必與該國通商在番人自有命意我固不便遙執其柄使遙執其柄或西番逞其倔强與我驟然生釁此時我若必爭執通商之說以臨之是將强彼以就我則兵端已先肇於西藏我先無詞以對而洋人且轉移其禍於我是我先爲西藏受害而英人且自矜爲得計古所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英人之

巧誠巧矣然則彼固執意通商而我乃以權詞卸之彼又將謂我不欲其通商於藏故以此相難二者交執是通商先既不敢取必於西藏不通商又將開釁於洋人然則將如之何 臣愚以爲古之善爲國者莫切於審度時勢之倘有可爲而必亟亟焉專勤於自治決不輕予人以可伺之隙斯爲得耳彼英人雖强亦固非絕無顧忌者比即如上年俄人與阿甫汗等搆釁時彼即深畏俄人之强俄一動而印度之全境俱震僅僅自免復以議和中止是其畏强欺弱已有明徵 臣竊謂英人之敢於恃强殆自詡其善於戰陣耳然彼固非有出神入妙之奇術也又非有挾山扛鼎之大力也不過恃其船礮之精利遂自以爲天下無敵

耳不知戰陣豈可常恃即槍礮之利亦不可久居特患我之視彼皆異能而未嘗專心以求之盡力以習之故讓彼以獨擅其術耳臣於西藏地方已逆料英人之必有此舉會於法越爭戰之始一再言之慮法人有事於越英必將乘機覬覦窺我西藏必得陰爲之備今則果如所見矣幸

臣先將所留川省之勇二十餘營逐日操練其一切皆效彼之所爲舉凡戰法陣勢槍礮軍火無不悉仿其意而務求精密蓋將欲與之爭而不能盡彼之所能則我之士氣先怯萬難取勝惟悉彼之所能行之既熟再以中國之所長攻彼族之所短屆時若我有必用彼之所能者臨事固有以應之即不必用彼之所能者亦可以因勢而隨地變

通用之似此則勝負之情差可以自主而又必使我之兵力與彼之兵力久足相持縱或不能全操勝算而顧謂效烏合之衆見戰卽潰斷不至此此臣之微意也臣竊惟洋人之欺我也已甚究其意不過在於蠶食且彼又先料我之全無可恃事事求借於人可得以逞強一時耳又其甚者洋人最爲難及全在作事行兵處處皆以實心處之不似中國徒逞虛鋒不能踏實夫以虛應實萬無一勝固不待智者而知此洋人之大可慮也臣今練勇之法必一切反其所爲者蓋欲士卒知洋人之所長者如此若使我兵與洋兵虛實相敵不爽分釐則心無所怯而氣自定但能盡其在我以與之較得失於疆場之間斷不致甘讓彼以

獨勝也臣愚以今日西洋之勢已成積習前日該國所行之事其初盡施之於外夷今則轉而施之於我若再不爲破釜沈舟之計必不能以自固誠不得不決然變計非敢妄爲大言其情勢實不得不如此耳至於洋人通商西藏

臣謂其意殆別有所在蓋洋人之印度密邇西藏瞬息可通如果欲通商則光緒年間重慶所立之約尙在何不可以遵行乃必援乾隆初時一百餘年之一紙空文又不查其虛實謾謂足以爲據是其意固明晰可知矣且通商已展轉有年而藏地率多瘠土素無別項生產之物可供貿易卽有所產亦不過若金銀之類然此乃西藏自夸其地利其實甚不可知何有於通商臣謂此舉該洋人決非注

意於西藏殆暗借此以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慶之約特因彼之輪船不便行駛故未能舉行今乃另出此一計又欲於重慶後路別開一隙以逞其謀設藏路一開則四川全境終失川中一失則四通八達天下之藩籬盡壞此非臣之過爲危詞誠以情勢所在實不可不深長思也臣職司守土在川言川川中一日有事即臣一己之責勢無中立臣現雖病難得力然此乃

國家重計決不敢悠忽以貽異日之憂而敗臣一生之名節若苟可隱忍臣斷不敢妄言多事但恐別有他慮臣惟有盡心竭力期無失其在己以冀上報

朝廷之厚恩而已他非所敢計也臣愚拙之見是否有當

謹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通商先向藏番開說片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臣欽奉

上諭以西藏通商關繫甚重事在必行令臣遴派明白曉事妥員前往藏中與駐藏大臣色楞額崇綱等傳諭藏番人衆剴切開導不令固執據實奏明辦理等因臣跪誦之下亟應欽遵照辦惟現在西藏情形傲很強横勢難理諭由來已久即如前日西人擷伯爵等赴藏游歷並未言及通商該番遽四路派兵阻擱執戈相向不許前進後不得已始由滇省中甸地方繞道而去幸得無事又前四川委赴印度游歷委員黃楙材暨四川委員候補道丁士彬一則赴印度游歷並與藏中無與一則為該番與廓爾喀滋

事川中代爲賠贓之案事屬爲彼乃亦不准前進百計與
諭仍復據兵攔阻執意不允前行此歷次明驗此次臣欽
奉
諭旨派員前往開導若該番尚似此橫行勢難姑容必將
生釁是未與英人通商已先與藏中喇嘛搆禍似覺不合
臣於奉
旨後刻已馳函致駐藏大臣請其先行傳知西藏僧俗人
等示以大義不可固執免致有失中國保護伊等至意如
能開說允准然後委員入藏彼此自能和衷商辦設有不
聽即專函星馳赴川容臣別尋計較庶免因人而先受鄰
封之累似爲有益謹附片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通商儀有格礙盡力以圖片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自法人與越南交戰以來中國糜帑鉅萬所費不貲人皆以此爲鑒咸謂洋人不能以力敵也不知法越之事中國已極盡力與謀因越南君臣不能一心一德甘爲人欺致有大挫誠未可盡謂洋人之能戰也至西藏之與英人其勢固與越南迥異蓋洋人之所恃在輪船駛行甚速中國誠有不便而西藏則舟楫不通水行飄急間有行舟者亦祇能過渡上下皆用皮船祇能一人一載多則傾覆洋人雖巧亦無所用之此其與洋人異者其一又洋人大半皆履平地爲宜戰陣亦大抵皆然而西藏則徑路崎嶇形勢絕險且皆高山峻嶺來往行人無不歎道路之艱是洋

人與我主客之形已分必難強越此與洋人異者又其一
又洋人之所恃在槍礮便利軍火迅捷且不假手外人處
處合用而川省自上年至今鑒於前事多作馬蹏尼等槍
又自製格林礮位應用其所造槍礮軍火皆較洋人為精
且係自造自用從不假借外洋一人其視前與洋人爭戰
時動須購自彼廠勢逸難易迥別與洋人之自用槍礮者
無異又其一綜此三端差可與之相等其目前急需精選
者則在將領之得力用命營哨各隊之齊心耐勞此外則
別無可慮 臣謂此時之四川雖不必與洋人爭能然亦何
至全讓以獨步此理之顯然可見者也此時通商之事若
事機順而無難固無庸與之競勝儻中有隔礙則彼此相

較似亦甚不足畏固不必先事恇怯致奪將士之心臣現值病軀萬一川藏有事實不得不盡力以圖雖病亟亦不敢自卸致負我

皇上養育之深恩區區愚忱非敢妄言自用也謹附片具

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俄官尼由新疆入藏片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前數年聞俄國會遣員俄官尼赴藏游歷初本擬從新疆哈密一帶由四川前進嗣因川中道路難行遲遲不前者將及五年上年總理衙門復有函來謂其仍欲進川往藏令妥為護送前進臣屢派人遠探向無來川消息頃聞藏中來言並打箭鑪同知石光熙來稟俱云俄官尼現擬改道由新疆赴和闐一帶前行可以直抵後藏並探聞俄人欲覓纏頭回民為之引導等語如俄人果由和闐赴藏誠為便捷第恐纏頭回人向其引導一路可抵後藏殊為隱憂無怪英人之畏彼通其後路是以欲先與藏通商正為此也然臣竊俄人若果有是舉則以西藏一隅而兩大

並爭其間辦理洵屬不易且此事亦恐我駐藏大臣一人不能了結焦急愈深刻尙未據駐藏大臣來函其虛實尙在未定但願俄人不從此用意則事或有可爲耳 臣 得信之後以事關外洋大局不得不先事密陳可否請

旨飛飭駐藏大臣迅速將實情具奏以便早爲防備庶不至臨時倉皇也是否之處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遵旨訓練綠營制兵片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臣正將裁勇節餉籌議間續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勇營糜費甚鉅已欽奉

懿旨令各將軍督撫汰弱留強覈實辦理惟向來撤勇一事流弊滋多不可不謀之於豫且此次撤勇固貴節省饟項移作要需尤在整飭營規練成勁旅等因欽此欽遵知照前來臣祇奉之餘彌深兢勉所有川省地方緊要遽難裁勇實情已於摺內披瀝上陳非敢蹈常襲故飾詞遮掩仰懇

聖主垂察訓示惟地方時事月異而歲不同儻以後邊防

事綏洋事晏安臣仍當斟酌情形可裁即裁斷不敢以奏
免裁撤在先稍存因循執守之見至川省綠營經前督臣
奏定章程抽練十營精兵行之已久各兵操演頗屬認眞
臣與將軍臣岐元不時訓練申警實較舊營差勝自無庸
另議新章卽舊存制兵勤加整飭使有起色不得以未經
抽練任其疲弱爲辭此皆臣等分內之事萬不敢視爲泛
常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因病仍懇開缺摺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奏爲 微臣病勢沈重萬難任事仍懇
天恩俯准開缺迅
賜簡放督 臣來川以免貽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前因舊病忽發手足拘攣舌本木強言語蹇
澀事繁任重病體難支奏懇
賞假四十日趕緊醫治以冀速痊嗣因病勢日增公事廢
弛不得已於十月初三日復懇
天恩賞准開缺回籍就醫昨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專差回
川齎奉
恩旨著賞假兩箇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欽此 臣自問何

人邀兹
恩遇跪誦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受
三朝厚恩洊膺全川重寄迄今九載報稱毫無乃以衰病
侵尋仰荷
天恩逾格矜恤即願指日銷假爲
國宣力稍盡犬馬之忱無如自冬以來病勢日見沈重現
在徧身麻木兩骰縣輭寸步難動雖扶持亦不能行舌本
木強異常語音模糊費盡氣力不能宣達隻字始則口不
能道者尚可代之以筆今則執筆欲書亦不成一字加以
肝火上炎面色發赤飲食銳減津液全無而腰痛頭暈日
甚一日每夜輾轉牀褥神思恍惚不能片刻成寐據醫者

云肝脾大虧心氣耗散非息心靜養年餘不能奏效臣自揣病勢萬難速痊委實不能任事伏思川省民稠地廣事務繁多比歲以來川東一帶疊患荒歉亟需實力經理至協撥各餉爲數三百餘萬若非督臣悉心籌畫勢必左支右絀周轉不敷尤可慮者英人欲於西藏通商用心莫測事關切要更非空言所能敷衍臣值此時艱正我
皇上卧薪嘗膽之際深維古人鞠躬盡瘁之義自恨不能即時起假盡心任事以期仰答
高厚於萬一然微臣之病勢如此四川之事體如此臣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川省關繫緊要斷非病軀濫廁所能措拄迅

賜簡放督臣來川以專責成俾四川全局不致貽誤微臣幸得及時開缺回籍調理臣自維受
恩深重誠不敢惜此餘生實非甘爲引退上煩
宸廑但使稍就痊瘉卽當泥首
宮門竭力自勉以圖報効決不敢隱忍偷生自外
生成至臣現在病勢不支萬難任事一切公件仍不能不委藩司代折代行專俟
簡放督臣來川得免貽誤瞿昝臣不勝惶悚迫切待
命之至所有微臣因病仍懇開缺並請迅
賜簡放督臣緣由理合由驛四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甘餉等款無可籌畫懇請改撥摺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爲川省奉添撥甘餉及造船設綫經費無款籌解請另行改撥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查前准戶部咨籌撥光緒十二年分甘肅新餉一摺奏奉

上諭指撥四川省銀一百二十八萬兩於本年十二月底趕解三成來年四月底再解三成其餘四成統限九月底解淸儻有延欠照例奏參欽此並於原奏內聲明四川省應協甘肅新餉銀數較上年加增銀四十九萬係自鮑超一軍裁撤騰出的款是以量爲改撥俾甘餉有著等因又准兩江督 臣 咨南洋應增鐵甲雷快等船擬由川省每年

協濟銀二十萬兩又准直隸督　臣咨改接鄂省由川入滇
電綫擬由川籌借銀十萬兩先後咨行到川均經行司籌
解去後茲據布政使易佩紳詳稱遵查川省僻處西陲素
爲留備省分歷來兵餉臺費均須鄰省協撥軍興以來不
惟鄰省協濟全無並須由川省協濟京外餉需不得已連
年勸辦津捐抽收釐金舉凡稍有遺利靡不盡力羅掘藉
以顧全大局近因釐捐勸辦多年民力異常竭蹷又屢遭
水旱偏災以致收數大爲減色庫儲益形拮据而奉撥京
外各餉又復愈撥愈多且均係京餉邊防要需誠不知如
何籌撥前奉
上諭飭查每歲收支數目當將川省司道兩庫暨滇黔鹽

務局每歲共收地丁課稅津捐釐金並一切雜款共銀五百一十餘萬除本省兵餉臺費及一切例支之項並巡防兵勇口糧歲需銀二百六七十萬僅餘銀二百四十餘萬以爲京外協餉之需而本年奉撥京餉邊防固本等銀七十七萬兩甘肅餉銀七十九萬兩貴州餉銀四十九萬兩雲南餉銀五十六萬餘兩加以西藏公費京鉛運腳廣西欠餉共奉撥銀二百六十餘萬兩即不敷銀二十餘萬兩再加霆軍餉銀一百五萬餘兩計不敷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前經詳請奏咨在案是川庫歲收各款即裁去鮑軍餉銀亦屬入不敷出部中均有確案可覈茲因霆軍全行裁撤復於原撥甘餉七十九萬之外又添撥銀四十九萬兩

在大部酌盈劑虛自以本年邊軍全餉均經川省一力供支來年所增甘肅餉銀應亦可力爲設措無如川省歲收之項除本省支用外實不敷解原撥京外協餉之用邊軍全餉歲逾百萬焉有如此鉅款可籌前之未敢推卻無論何款盡力搜括挪貸勉解銀八十餘萬兩幸於海防不致貽誤實爲中外大局起見並非川庫歲有盈餘足以支持所有先後挪借各款均有隨時奏案可查且所挪各款內如屯防餉銀五萬六千餘兩鹽茶存公銀六萬五千餘兩鼓鑄工本銀七千餘兩鹽務局銀十五萬兩均係多年存積不能再有之項海防捐輸銀十七萬兩並非川省例有之款至於春秋撥冊內留撥本省兵餉之鹽茶課稅銀十

萬三千餘兩本省制兵餉銀十四萬兩生息本銀六萬兩
息借商號銀八萬兩更係剜肉補瘡暫救眉急之計隨後
均須陸續歸還其川庫之一切艱窘情形於此已見無遺況
本年滇軍應用餉銀尚有滇省奏明墊發應由川省歸還
者是來年川省收款內既有川滇欠款應行騰挪歸給則
於舊有京外協餉亦恐萬難解齊今於舊有協餉之外復
添撥甘肅餉銀四十九萬兩並指撥製造南洋鐵甲船經
費銀二十萬兩鄂省改接川滇電綫銀十萬兩共於舊餉
之外復添撥銀七十九萬兩合之來年應還借項並舊有
京外餉銀則共需銀二百七十餘萬兩以川省收數計之
實不敷銀一百二十餘萬兩當此司道各庫悉皆搜括如

洗其不能遵照解納情形不得不據實直陳劄甘肅新饟
銀兩均係口外營勇計口授食斷不能短缺之項即造船
設綫之費亦係待用急需若不先事陳明懇請改撥則川
庫匱竭無款籌解將來貽誤要需關繫實屬非淺等情詳
請奏咨前來臣查川省庫儲匱竭撥款過多本年挪解餉
軍糧饟尚須來年設法歸還即舊有應撥京外協饟來年
亦萬難解足所有添撥甘肅新饟及造船設綫各經費銀
兩委屬無可籌撥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另行改撥俾不致貽誤要需是否有當理
合恭摺據實直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海防捐輸撥還借支霆軍款項摺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為動撥海防捐輸歸還前解霆營軍餉挪借各項銀兩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霆軍赴越援勦應用軍餉銀兩除由廣東雲南撥解外統計川省先後十二次共籌撥銀八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一兩六錢六分八釐六毫陸續匯解交收在案前因霆軍需餉浩繁行軍緊急刻難稽遲川省當悉索殆盡之餘實屬籌無可籌萬不得已曾於十年冬間第四次籌解案內挪借川省制兵餉銀十四萬兩第五次籌解案內挪借各項生息本銀六萬兩十一年夏間第九次籌解案內息借川省各商號銀八萬兩藉得解濟軍糧幸免

貽誤之虞第先後挪借銀二十八萬兩現在司道各庫均已搜索如洗一時既難籌款歸還而所借生息本銀六萬兩各商號銀八萬兩又須按日認給息銀若不及早清償於庫儲殊有關繫因思川省現辦海防捐輸前准部咨聲明此項捐輸因海防而開必實濟海防之用等語覆查霆軍赴越援勦原爲海防緊急起見川庫前因無款可籌借款解濟霆軍餉銀亦係接濟海防要需現在省城海防捐局收捐實官等項業已集有成數以之歸還前項借款正係實濟海防之用核與部咨相符所有前借生息本銀六萬兩各商號銀八萬兩應請即於海防捐輸項下動撥銀十四萬兩分別如數歸還所需各項息銀另於釐金項下

撥給至原借川省制兵餉銀十四萬兩現旣無款歸還不能不挪後蓋前暫顧兵糧容俟續籌有款再行詳請撥還完案等情由藩司易佩紳詳請奏咨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咨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嘉獎廓番堅其內嚮片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再西藏為全蜀第一道藩籬廓爾喀又為西藏切近屏蔽

臣抵川時特請

賞准廓使循例入貢正所以示羈縻也上年該國巴勒布商民被藏番劫擄一案藏中議給賠款虧折甚大該國鳴冤有言若非前次展覲蒙

大皇帝厚恩難與唐古忒罷兵息事又上年法越事亟 臣

聞廓酋曾越藏呈懇自願助攻法人稍圖報効是其感恩嚮義確有明徵當此英俄窺藏事機緊要多一重門戶即多固一處疆圉可否仰懇

天恩准予該番嘉獎令益堅其內嚮之心不但邊域增一

障蔽兼使異族少一內助川藏全局均有禆益謹附片密
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擬定乍了貢品人數摺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奏爲查明乍了歷掌

恩賞年分及擬定貢品人數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三

日奉

上諭理藩院奏遵議丁寶楨請准乍了入貢一摺據稱該

呼圖克圖所請隨同察木多進貢一節未便阻其嚮化等

語乍了情殷歸化係屬出於至誠卽著准其一體入貢惟

事屬創始應如何按班呈進及酌定貢物人數著丁寶楨

會同駐藏大臣詳細妥議明定章程請

旨遵行餘著照理藩院所奏各節詳悉聲覆毋稍含混原

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欽遵並原
摺內開臣等詳查乍了諾們汗前因勦平贍對案內
賞加呼圖克圖名號並換敕印迄今尚未請領該督所奏
乍了尼們罕呼圖克圖或卽係前次乍了諾們汗所稱從
前隨征廓番等處給予該呼圖克圖號紙一節並未聲明
何年所得且未悉號紙係何執照難免夷字譯漢之誤其
所請查照成案給予頂戴之頭目又非當年贍對案內之
名僅稱從前隨征廓番等處給予究係何年亦未聲敘若
以現在欲行呈進
貢物遽行請給頭目頂戴勢難照准查番官番目戴用何
項頂戴臣院無案可稽駐藏大臣自有查考臣等公同商

酌擬請

飭下四川總督會同駐藏大臣逐一詳細查明辦理至該

呼圖克圖所請隨同察木多進

貢一節自係出於至誠未便阻其嚮化惟事屬創始是否

隨同察木多按班一併齎京呈進何項

貢物人數若干該督均未聲叙勢難含混且現在各直省

差徭苦累究應如何辦理擬請由四川總督會商駐藏大

臣詳細妥議明定章程請

旨遵行等因知照到 臣 遵即轉行去後茲據署打箭鑪同

知石光熙管理巴塘糧務周上達查明該乍了前輩喇嘛

洛宗躬甲於康熙五十八年蒙

賞諾們罕職銜印信號紙旋因寺燬於火號紙被焚化乾

隆二十四年洛宗巴登丹必吉村蒙

賞黃教傳法呼圖克圖諾們罕職銜道光十九年土登局

墨曲吉甲錯蒙

賞給號紙又因隨征廓爾喀出力咸豐六年蒙

賞加各羅旗簿本鄂烏布咔千世銜名同治五年鄂汪龍

都丹必吉村因勦平瞻對出力蒙

賞加諾們罕呼圖克圖職銜並換敕印尚未請領總堪布

家

賞加呼嘯勒罕職銜頭目等均蒙

賞給頂翎各在案今擬選派大堪布一名隨帶跟役四名

管家耶索一名隨帶跟役三名大通事一名跟役二名小通事譯字房各一名各帶跟役一名業巴一名跟役二名徒衆五名共二十四名恭齎吉祥哈達一根銀曼達一箇琍瑪萬壽佛一尊金字長壽經一部金塔一座銀八寶一副貢香二百把各色藏片十方各色氆氌二十五根乍參佛手參黃連各八百兩蟲草五十兩知母長壽果各一百觔虎皮烏雲豹皮金錢豹皮艾葉豹皮猞猁皮狐皮沙狐皮各一張定於十二年敬謹呈進以後照此拔察木多例貢之年一體隨班進
貢等情具稟請奏前來臣查乍了諾們罕卽諾們汗尼們罕譯音原無定字該番自康熙乾隆迄於咸同歷蒙

列聖恩賞職銜此次呈請入
貢又蒙
俞允該番等尤異常歡欣感戴合無仰懇
天恩俯如所請准照擬定貢品人數於十二年入
貢並准以後照此按察木多例貢之年隨班齎京呈進以
遂其瞻
天嚮化之忱應用夫馬口糧按人數照察木多之例動支
其此次進
貢人等各用本身頂戴到京後如荷
恩施所有諾們罕呼圖克圖擬請
賞加阿吉呼圖克圖名號換給敕印並請俟

須發敕印後再令將原領敕印呈繳俾資信守倉儲巴總
畢布洛宗丹增請
賞加呼弼勒罕名號四品花翎頭人札喜魯秀五品花翎
大頭人鄂烏白登江錯均請
勅理藩院從優議奬隨從番衆按例一併給賞用示懷柔
而固邊圉是否有當謹會同署成都將軍臣托克湍合詞
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備邊防摺 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奏為查明川省邊防應行籌備之處謹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於上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以英人現併緬甸恐狡焉思啟之心因此益甚四川

邊防著丁寶楨密籌熟計先事圖維一切情形隨時探明

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知照前來又於光緒十二

年二月初二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以新授駐藏大

臣文碩奏稱西藏應如何辦理各情欽奉

諭旨交該衙門議奏欽此茲將所議各節咨會駐藏大臣

囑其確探奏明籌辦等語 臣 查川省之於西藏向分前後

兩處由川省至後藏計程九千餘里以每站七十里計之約共需行一百三四十日前藏則七千數百里計需行一百一二十日道路之遠莫逾於此而所極難者藏中素來不產米糧並無採辦之處間有一二購買者聞均向廓爾喀及印度而來到者極少所買亦無多藏中祇出青稞一種向惟本地土生土長之人慣於服食外人則多不能食之輒易生病是以四川歷來派往駐藏之兵至多僅一千四百餘人官則自遊擊以至千把外委至多不過五十餘員不敢多派以其道路之甚遠兵糧之甚艱脚力之無有也其駐藏兵丁口糧則自四兩九錢及三兩七八錢二二兩五六錢不等皆以地之遠近爲等差又各兵按月皆發雙

力疾銷假任事摺光緒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奏為微臣假期又滿病仍未痊特以受

恩深重不敢再行瀆請上勞

聖慮用特力疾銷假強為支持以免誤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上年十一月瀆奏陳懇開缺調理本年正月

初三日接奉

批諭該督莅川有年辦事認眞成效卓著朝廷倚畀方深

豈可遽萌退志著再賞假兩箇月安心調理無庸開缺欽

此臣跪聆之下感戴莫名伏念臣受

三朝豢養深恩得有今日督川十載報稱毫無蠱蒙

矜宥自維叨竊

異數捐糜頂踵不足以酬此次兩請開缺實因病勢難支非敢遽萌退志乃仰沐

鴻慈渥邀

策勵臣自顧何人當此事機艱鉅之時適值

宵旰憂勤之日亟欲加意調理勉支病骨力起任事以期稍釋

宸廑所以不敢自必者緣臣病已及六月雖經延致多醫斟酌方脈服藥總未大效現在舌本蹇澀如故語言仍多模糊兩骹依舊疼痛非獨不能拜跪卽尋常接見僚屬亦極爲難至慮事則恆多遺忘作字則艱於執筆此皆實在情形並非强飾然日內假期又滿自顧養病之日已屬不

少地方難保不無廢弛況值邊境有事之秋內地伏莽尤虞蠢動午夜旁皇刻抱不安在臣平日無病自不難力圖振作弭患未萌目下衰病交侵雖激發天良有志終恐不逮第欲退則優詔屢加自顧無顏瀆請欲止則病軀尸位或致貽誤多端再四躊躇無法自處惟有力疾銷假不敢再行瀆請庶期仰慰

宸衷儻蒙

聖主洪福從此漸可復元自當竭力圖維俾得遂以身報國之私全終如始不勝懇切之至所有微臣假期又滿病仍未痊現擬力疾銷假勉强任事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川省撥款過多請飭部酌覈摺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奏查明川省庫儲匱竭原撥添撥各饟無款解足據實開單懇

恩飭部核明分別指飭遵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査川省添撥甘饟及造船設綫經費無款籌解前經奏請另行改撥嗣准戶部議覆川省入款光緒八九兩年實收銀皆在五百五十萬兩上下本年收數不致大相懸殊原奏謂僅收五百一十餘萬兩係除官運等局坐支各款而言較之前兩年收數實少報銀三四十萬兩今照光緒八九兩年收數覈算此項甘饟該省以入抵出計短銀十一二萬兩至應協南洋造船北洋電綫等款共銀

三十萬兩並非部中指撥之款亦非計口授食之項應由該督酌覈辦理不得藉爲諉卸之地至所短之十一萬餘兩應由江蘇浙江兩省運米節省項下應行解部之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九兩卽令全數改解甘肅作爲抵川新餉川省卽照數免解此外川省應解之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一兩行令依限批解不准稍有遲誤帶欠等因咨川轉行遵辦去後茲據署布政使游智開詳稱遵查川省歲征各款前因收數日絀撥餉日多通計盈虛不敷較鉅深恐有貽誤之虞當將每歲收支各款逐一詳晰開摺奏咨査覈嗣因本年甘肅新餉添撥四十九萬共撥一百二十八萬兩又新撥川滇電綫經費十萬南洋造船經

費二十萬覈計川省庫項實屬無可籌撥又將川庫匱竭情形縷晰奏咨改撥在案茲准部咨以川省鹽局坐支之項未經開入實少報收數三四十萬且前撥霆軍餉銀曾免解淮餉三十六萬節省解部銀十一二萬新疆城工銀二萬四千共銀五十萬零此次添撥銀四十九萬係於前次免解銀內動撥並非格外加增祇於江浙兩省改撥甘餉十一萬零其餘甘餉一百一十六萬二千餘兩仍令照數解甘並以電綫造船經費並非部撥之項應由川省酌辦等因復查前詳所開收款係將鹽務局坐支之項一收一支全行刪除祇以實收之數開報並無少報之數至前籌霆軍餉銀奉文免解之項如淮餉三十六萬兩川省歷

年祇解九萬新疆城工銀二萬四千兩川省從來無款解納節省解部銀十一二萬兩去歲甫經議定每歲裁減兵餉等銀六七萬兩是前項免解銀五十萬餘兩實在僅祇十五六萬兩其免解淮餉九萬兩統在前報收數之內並非另有存項可以動撥且近來添撥京外協餉除前請改撥各款銀七十九萬兩續又奉撥雲南兵餉銀三十六萬兩較之原撥滇餉計添撥銀二十萬四千兩亦係聲明以免解淮餉作抵並有添撥東北邊防經費銀四萬兩統計共添撥銀一百三萬四千兩除已改撥銀十一萬餘兩亦尚添撥銀九十餘萬兩合之川省照舊奉撥京外協餉綜計本年應解銀三百八十餘萬兩溯查川省司道兩庫及

滇黔鹽務局每歲僅收正雜錢糧津捐釐金銀五百一十餘萬兩加以去歲節省兵餉加增鹽釐等項約收銀二十萬兩共祇收銀五百三十餘萬兩除本省兵餉臺費及一切例支之項並巡防兵勇口糧歲需銀二百六七十萬兩實祇餘銀二百六十餘萬兩以爲京外協餉之需今奉撥銀三百八十餘萬兩實不敷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當此司道各庫早已羅掘罄盡舉凡生財之道又已搜索靡遺誠不知作何支持又况藏中將來有事尤不能不預爲顧慮以免臨時倉皇因思近年防邊緊要需餉浩繁中外之庫項有常各路之加撥靡已在部中通盤籌畫酌盈劑虛自係出於無可如何然川省之出與納早已縷析陳明其於

添撥之項能否勉力籌撥自亦在大部燭照之中況甘肅
新餉銀兩乃係邊外營勇計口授食之急需雲南所增餉
銀亦係創更營制之急用合之京餉邊防等項絕無一款
稍可短缺現計川省歲收之項既不敷銀一百一十八萬
餘兩其餘電發造船經費固屬無力兼顧即甘滇等省之
急用亦萬難如數解足若明知將來無款解足而不及早
據實陳明設使日後軍餉短缺致有意外之虞實於邊防
大局關繫匪淺再四熟思惟有將川省司道兩庫暨鹽務
局歲收歲支及奉撥京外協餉一併縷析開單詳請奏咨
指飭遵辦等情前來臣覆加查核委屬實在情形合無仰
懇

天恩俯念川省庫儲匱竭撥款過多
飭部核明川省收支各款數目將不敷撥解京外餉銀一
百一十八萬餘兩酌定何款應撥何款應緩並何款應行
改撥或應緩解若干明晰分別指飭遵辦俾得款歸覈實
不致有貽誤之虞出自
鴻慈除咨部查照外謹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解電綫經費片光緒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再查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遵籌雲南電綫擬改接鄂綫由川入滇請飭四川籌借銀十萬兩交電局委員領用等語著即如數籌解以資應用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遵即轉行去後茲據署布政使游智開署鹽茶道丁士彬會詳遵查川省歷籌京外協餉不遺餘力凡有庫存之項以及可挪之款無不搜索罄盡本年於舊有協餉之外復添撥京外餉銀並電綫經費共計百有餘萬實屬籌無可籌前經奏請飭部改撥旋准部咨以電綫經

費非部撥之款應由自行酌覈辦理等因覆查此次應接鄂川滇三省電綫前已由總辦電報局飭委江西通判盛富懷由川至滇查勘綫路現又委候補知縣蔣文燾帶領洋匠學生由漢口開工設綫一面委候補知府吳中彥來川請領原撥經費前來事關三省電綫要需無論川庫如何竭蹶不能不勉力設湊藉維大局茲於司道兩庫盡力騰挪惟有永甯道沈守廉等捐助海防捐輸銀三千兩又海防鹽釐銀五萬兩暫行挪湊以濟急需又湊得奏提藏雅兩關經費銀五千七百兩貨釐銀二萬五千兩十二年捐輸銀一萬六千三百兩共銀十萬兩其借撥海防鹽捐等款覈與楚北借項相同實出於萬不得已應請如數動

撥於光緒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給發委員吳中彥承領作為採辦綫料木植之需庶期採辦安設悉皆迅速不致有停工待款之虞等情詳請奏咨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分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叩謝 天恩遺摺 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微臣病勢陡增危在旦夕伏枕哀鳴叩謝

天恩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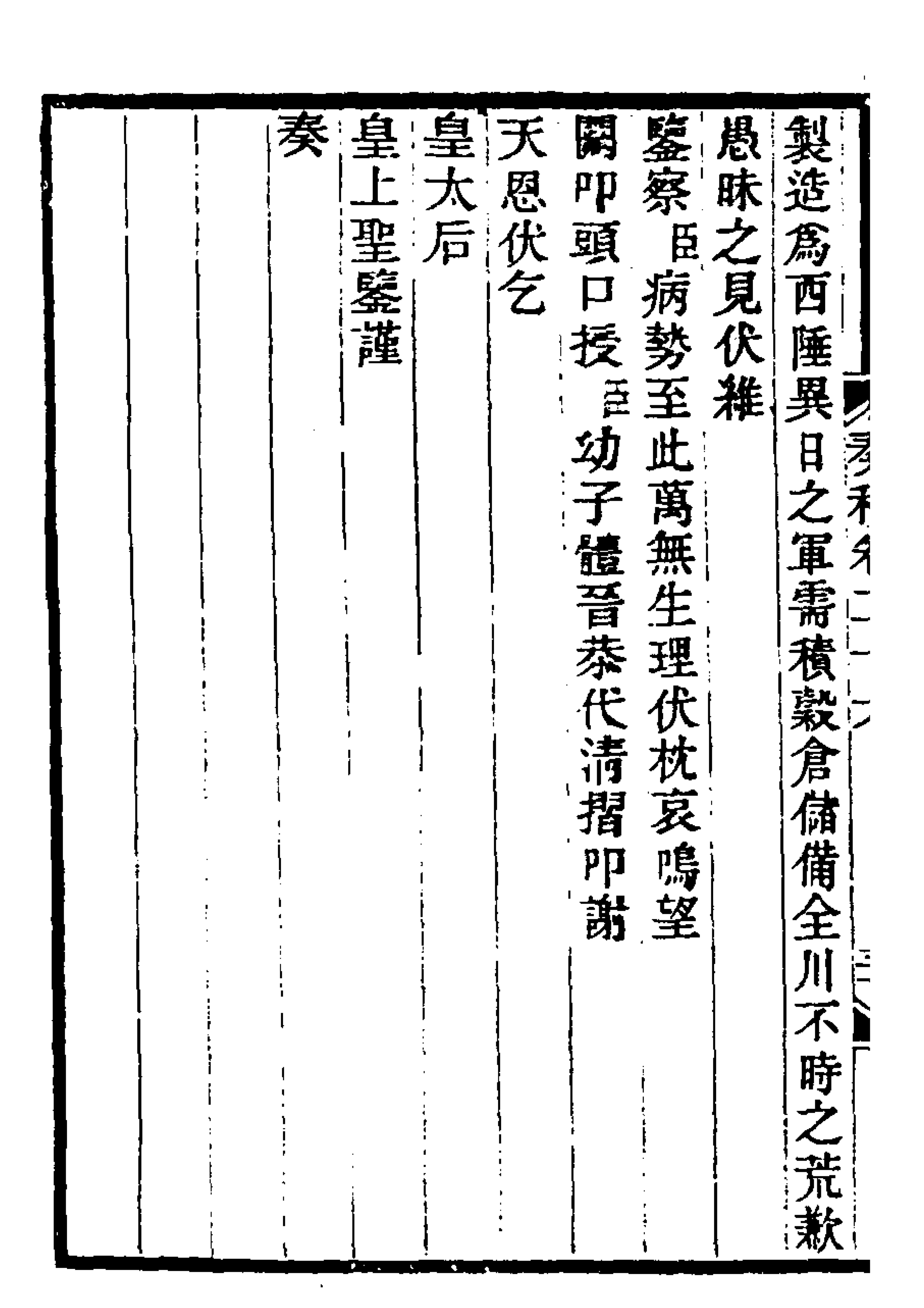
聖鑒事竊臣自去冬因病兩請開缺荷蒙

溫旨慰留自顧受

恩深重不敢再瀆謹於三月初四日力疾銷假具奏在案起假以後連日督同司道籌畫京協各餉整飭捕務鹽務會商護理將軍臣署提督臣將邊防營務藏衛各事宜擇要辦理用心過度氣血愈傷本月初十日過堂定擬秋審忽感外邪牽動舊疾日增一日至十七日晚肝風陡作更形危篤當將臣署日行公事委藩司代行代折二十日省

城文武均至臣榻看視尚可與言延至本日氣急痰喘食不下咽卽刻將總督關防文卷等件交藩司分別存庫臣
沐
三朝豢養之恩頻叨
異數犬馬餘生尚願以身報
國今遽鐘漏向盡區區微悃結草何年瞻望
闕廷罔知所措臣在籍勦匪卽誓効命沙場今行年六十有七獲保首領以歿尚復何憾惟念川省東連長江北通關陝地接滇黔民情浮動加以英法兩夷偪處雲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臣前所陳防邊一切尚未及時布置返之寸心徒呼負負大抵外

洋和約萬不足恃海軍旣已創辦即應實力操練腹內防
軍不宜再議裁撤只可以安爲攘不宜重外輕內抑臣更
有請者
皇上春秋鼎盛指日
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
聖功帝道之隆要以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爲圖治之
本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
且之政固結民心即所以深培
國脈此皆臣戀
主之忱所耿耿不能自已者也至臣在川十年深知利弊
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



製造爲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

愚昧之見伏維

鑒察 臣 病勢至此萬無生理伏枕哀鳴望

闕叩頭口授 臣 幼子體晉恭代清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右外伯舅平遠丁文誠公奏稿二十六卷經始於壬辰九月迄癸巳八月而刊成屈指距公之歿已八載於茲矣公練鄉兵捍梓里受　特達知由郡守七年而躋開府秉節鉞撫東督川垂二十年卓然爲中興名臣天下知與不知靡不想望風采同聲折服無異詞是編所錄悉體道之宏規經世之要略而尊　主庇民安內攘外胥寓乎其中類無不言之必詳而行之必力間有縷陳一議當時未盡施行積之久而成效大著者抑或姑存一說旁觀且笑其迂不閱時而所言皆驗者然後歎公之結　主知而立臣極營八表而亘千秋學有本原故才資幹濟非偶然也夔龍於公爲同鄉後學重以南宮之誼往歲甲申乙酉間謁公

於成都節署談次悉當日平捻治河諸方略而鹽法之改章隄堰之興利夫馬之裁撤倉儲之積貯凡茲善政又在川所目覩雖莠言亂政致來讒慝之口而百折不變一意孤行卒能伸素志而持大體致使繼任者不能變一新法增一稗政所謂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者非耶迄今海疆多故通商筴止五口大河又無歲不決靡一日之晏安而印度偪近前後藏鐵路肇興四通八達如履戶庭無復藩籬之衞憂　國籌邊亦豈無人讀公是編當有奮然起爽然失者然則杞人之憂蓋不僅西州之痛云光緒癸巳八月

姪壻貴陽陳夔龍謹識